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龙人的作品

铸剑江湖

龙人 / 著

(上)





龙人 / 著

铸剑江湖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铸剑江湖 : 全 2 册 / 龙人著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2017.12
ISBN 978-7-5568-3248-4
I . ①铸… II . ①龙…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9903 号

铸剑江湖 : 全2册

龙 人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275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3248-4

定 价 98.00元 (全2册)

赣版权登字—04—2017—90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一章	叶落剑毁	1
第二章	魔踪再现	28
第三章	春风细雨	54
第四章	孤岛奇战	76
第五章	四大公子	102
第六章	四情剑侠	127
第七章	欢乐小楼	152
第八章	巾幗英雄	179
第九章	智探魔踪	203

第一章 叶落剑毁

风起。

风起鹰未扬，却已拂弄得红叶翻飞。

游冰有些陶醉地吸了一大口开始变得清凉的空气。他已被这无边无际的热浪折腾了大半天了。

已是深秋，怎地如此闷热？

游冰回过头来，愉快地道：“我记起来了，翻过前边那道山梁，便是施家庄了。”

他的脸上汗渍斑澜，有些滑稽。

等他话说完，才发觉他的主人莫入愁并没有听他说话，莫入愁那双忧郁的眸子已投向遥远的地方。

也许，便是那道山梁；也许并不是。

莫入愁永远是那么淡淡地忧郁着，游冰不由有些失望地转过身来，正要催马疾进，却听得莫入愁道：“去施家庄，有没有别的路？”

游冰有些惊讶地望了莫入愁一眼，闷声闷气地道：“没有了……其实，这山梁并不高，车道也宽，只是多迂回几个弯而已。”

莫入愁没有应声，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

马声“得得”，铁蹄敲击着石板铺成的官路，显得格外的幽空。

莫入愁、游冰、十二星霜客、莫夫人、马夫，一行十六人，匆匆奔赴施家庄，为的是寻找施除施老郎中。

莫夫人年及三旬，已有身孕。岂料产期已至，竟只是一味地巨痛！

偏偏施除是个半身不遂的郎中，他从未出门为人诊治过疾病。

即使是侠名满天下的“愁剑客”莫入愁，也不能使施除破例！

莫入愁骑在一匹黄色的马上，他不敢离他心爱的夫人所在的马车太近，因为他怕听见他夫人的呻吟声。

每一声呻吟，都像是一把钝刀在撕割着他的心、他的五脏六腑：一刀，又一刀……

饶是他硬着心肠离马车远远的，但那一声声的呻吟声仍是极为清晰地在他耳际响起！

后来，他才明白，那是他的心在听！

亲人的呻吟，是深深地响在他心中的！

路，怎么这么长？

莫入愁不由忧郁地叹了一口气。

便在此时，风又起！

这一次，风带来的寒意竟一直钻到了心里！

莫入愁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再一次感受到四周有一种危险的气息在向他们逼近！

他的“愁剑”也开始变得冰凉刺骨！

“愁剑”从来没有欺骗过他，只有在危险将临时，它才会变得如此清冷如冰！

凉意由剑身传到他的体内，他的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起来，如一枚尖锐的钉子！

一枚可以锥破一切的钉子！

他的身子开始挺得笔直！直得如一杆傲人的标枪！这使得他的人也已显得高大俊拔了许多！

他已不再如方才那般，像一个文弱的书生了，无论是谁，都可以从他的眉目间，感受到一种凛然的霸气！

甚至，不用看到他，只要远远地静立着，你也能从空气中感受到这一点！

游冰对这种感觉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有些吃惊地回头望了望莫入愁。

有人说游冰几乎已是另一个莫入愁了。他形影不离地跟随了莫入愁十年，这样的时间，甚至比莫入愁的结发妻子还长！

游冰学着莫入愁那样说话、走路，学着他那样忧郁，除了外貌之外，别人已是分不出谁是莫入愁，谁是游冰了。

但只有游冰知道自己永远只能是游冰，而成不了莫入愁——甚至，连莫入愁第二也不可能。

虽然，他所用的武功也是“愁剑”剑法，而且有人评说他的剑法已不在莫入愁之下，但他永远没有莫入愁那样的傲然霸气！

有时，游冰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一到某些时刻，莫入愁便会奇迹般地有了这种凌人气势！

这条官道两侧的景致，是那么的美，美得带了一点凄凉。

满山遍地，只有四种颜色：黛绿的，黄的，鲜红的，都是树叶；而未被树叶覆盖的裸岩，则是青灰色。

红色，则是所有的颜色中，最为灿烂夺目的一种！

这层层叠叠、密密绵绵的红色，那么的璀璨，那么的不真实。

不真实的，未必就不美。山景不但美，而且美得可以令人淡忘一切！

包括，淡忘了的杀机！

游冰想不明白为什么莫入愁面对如此美景时，还会那么的警惕而敏感，对于他来说，他已为这景色所陶醉了，甚至，他几乎就想留在这儿。

人生道路多风霜，不如便栖息于这千种绝色万种风景中，从此便无需再经历人间的各种风波恶浪！

越走，红色便越浓，浓得已化不开了！

此时，游冰也已感受到了诡异之处！他的手已向腰间的剑摸去。

剑在腰际，手一触剑，便有一种豪气开始在他的全身弥漫游走！

游冰向前边的“十二星霜客”望去——“十二星霜客”是莫入愁手下的精英。

莫入愁知道自己在江湖人眼中是个侠士。虽然是侠士，却不等于没有

仇敌，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侠士的仇敌，往往比别人更多一些。

而他的妻子是他一生中的挚爱，他不愿她出任何差错，所以，他带上了“十二星霜客”！

“星霜客”每人一骑高头骏马，而现在，他们似乎已融化于这无际的红色中了。

到后来，游冰已感到十二星霜客已成了十二团愤怒燃烧的火焰！

危险，已被每一个人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但后退也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红色，开始在他们眼中燃烧，在他们心中燃烧！

箫声突起！

没有一个人分辨得出箫声来自何处。

似乎，是来自前方，又似乎是来自后面；似乎很远，又像是近在咫尺！

莫入愁轻轻地道：“保护夫人！”

话很简练，甚至连对象都没有说。

但游冰能听懂，他觉得自己几乎比莫入愁他自己还了解莫入愁。

莫入愁话音未落，游冰已飘掠至马车一侧！

现在，在他没有倒下之前，已不可能有任何人能接近马车一步了！要踏近马车，唯有跨过游冰的尸体！

莫入愁很了解、也很信任游冰，就像了解信任他自己的手一样。

箫声一起，秋风更甚！

本是闷热的秋日，这时恢复了它的肃杀！

秋风一起，漫天落叶开始纷纷下落……

黄的，绿的，轻柔地徐徐落下……

更多的，是红色！红色开始飘落！

何止风情万种？美得已可让人想到死，美得已夺人魂魄！

红色的树叶开始向“十二星霜客”飘射！

谁能看清它的快慢？谁能看清它的线路？谁能辨清它的真假？

莫入愁大声喝道：“小心！”

其实，不用他说，每一个人都已知道应该小心。可惜，仅仅知道是没有用的。

首先倒下的是马，十二匹马几乎是不分先后地倒下！

马的悲嘶声响彻山谷，直至飘过那道山梁！

箫声依旧！

“十二星霜客”几乎已被一片红色所笼罩！

攻击，正是来自于这一片红色之中！

但看不到人影！

剑碰上了叶子，竟也发出了“叮当”之声！

“十二星霜客”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高手，生平经历无数战斗的他们，从未遇过如此诡异的战局——他们竟未见到对手！

红色，已使一切都混沌不堪了！

每一个人都已把自己的武功发挥到极致！

剑气在官道上弥漫鼓荡！

“十二星霜客”呼喝连连，开始试着从红色中冲出来！十二条人影向数个方向疾攻而出！

莫入愁刚要阻止，却已迟了。

十二个人立即被红色分割包围了！

箫声不绝，落叶不绝，杀机不绝！

树、叶、枝之间，尽是刀刃相击之声！被削去的兵器纷纷落下。

没有人影出现，也没有呼喝声，甚至连惨叫声也没有。

饶是莫入愁见多识广，也已被此惊出冷汗！

但他却又不能上前相助！他必须护卫着他的夫人！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因为没有看到敌人。敌人当然是存在的，但他们已隐入一片灿烂绚美之中！

太美丽的，常常都是一场灾难，而披上“美丽”外衣的灾难，更叫人难以抵抗！

终于，一声惨叫声响起，一个“星霜客”倒下了，他的身上竟已中了十几刀！他的鲜血抛洒开来，让红色的更红，诡丽的更诡丽！

死亡，便接踵而至了。

一个又一个的“星霜客”倒下了，因为他们的四周，全是飘飞的叶子，所以，他们倒下时，便像倒下了一棵树，一棵像是在燃烧着的树。

未及一盏茶的工夫，“十二星霜客”已悉数毙命！

箫声停下了，红色也如潮水般褪去。

官道上，又恢复了一片寂静，甚至，连鸟鸣声，也清晰地传开了。

青石板上，已躺下了二十具尸体！

群林如旧，红的、绿的、黄的，和裸露着的青灰色。一切，都像是在梦境中发生的，唯有冰冷的死亡，刺激着人的神经，让你知道一切都是真的。

游冰从来不知“害怕”二字是什么，但现在他的声音已有些轻颤了。

他的声音很轻，似乎是担心会惊动什么：“庄主，你看出什么了没有？”

莫入愁缓缓地摇了摇头。

游冰心中的凉意更甚，连莫入愁都看不出什么门道的，那便已是极为可怕了。

可怕得如同噩梦，一场白日的梦魇。

马车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大哥，你扶我出来吧。”

声音很微弱，但很坚强，在这个声音里，你听不到一丝的惊惶。

莫夫人不懂武功，但她比许多武功高深的大男人更有胆识！她那临危不惧的气魄足以让许多男人汗颜。

现在，游冰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了汗颜之感，所以他便以请求的目光看着莫入愁，希望莫入愁能答应莫夫人的要求。

莫入愁卓立于马上，温柔地说：“外面风大，你不能受寒的。”

莫夫人一向很温顺，对莫入愁的话，从来没有不依从的。

但这一次，她却道：“不，我要看着你，看着你如何杀敌……你明白我的意思的。”

莫入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错，他明白莫夫人的意思，正如莫夫人也明白他的心思一样。

莫夫人不愿让自己至死也看不到自己丈夫一面——这样的想法很残酷，但它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大！

莫入愁翻身下马，掀起了马车的门帘，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扶下来一个女子。

女子大腹便便，但这并不减她的美丽，相反，神圣的母爱，使她的脸上有了一种圣洁的光晕，更显她那种超凡脱俗的美！

她向莫入愁微微地一笑，用她的柔荑为莫入愁掸去肩上的尘埃。

够了，这便足以让莫入愁忘却了忧郁，忘却了焦虑、愤怒，而只剩下一腔的爱意。

箫声又起，风又起！

满山遍野的红色又开始变得浓郁起来，而且向这边滚滚涌来！

莫入愁将莫夫人扶至一块巨岩之前，找来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让她坐下，然后问道：“阿宁，你怕吗？”

莫夫人淡淡一笑，道：“有你在，我怎会怕？”

她的神情，真的很安静！她的双手，按在自己的腹部，在感受着里边的小生命。

这个小生命，能顺利地看到蓝天、白云，以及深爱他的父亲、母亲吗？

红色已流泻而来！近在咫尺！

莫入愁将莫夫人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贴了贴，然后轻轻地刮了莫夫人小巧的鼻子一下。

这是他们成亲七年来一直沿袭的一个表达爱意的动作。

便这么一个动作，却打破了莫夫人的坚强、安静，她的眼中开始有了晶莹的泪！

但她仍是笑着，她不希望丈夫为自己分心。

莫入愁看到了这片晶莹，但他故作不知，缓缓地转过身去，背向巨岩

而立，便如一堵坚实的屏障！

箫声更急，红色已至！

风掀起，千树万叶摇！红若烈火！

兵刃相击之声响起，出手的是游冰。

“愁剑”剑法并不张扬，看起来很谦和，有点绵里藏针的味道。

游冰不是“星霜客”，他的武功比他们要高出一截！追魂夺魄的红色弥漫在他的周围，却被他一次又一次地封挡开！

莫入愁静静地看着，他希望能看出什么来，却仍是一无所获！游冰身侧，并无一个人影，仍是只有漫天的红色叶子！

马车与马夫早已被吞没，甚至一点声音也未发出！

渐渐地，游冰的步法、剑法都开始有些虚浮！

莫入愁急忙道：“速速向这边退过来！”他希望能与游冰并肩作战。游冰跟随他已十年，二人早已有了极深的默契，莫入愁相信他们联手对敌，所拥有的威力将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数倍递增！

游冰显然是听到了，因为他已开始试着向这边冲杀过来，他的剑法也因此而变得凌厉恢宏了。

但便在此时，箫声突然变得激越起来，听得人血脉贲张！

官道两侧的殷红之色也突然以极快的速度飞扬飘掠起来，以诡秘的线路，在游冰的身侧穿梭！

游冰的后路已被切断。

游冰开始施力上升！他的剑在他的身侧划出无数的光弧，汹涌激荡，与他的身躯同飞！

他希望你不要陷入“当局者迷”的境地，而是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对手。

如果仍是一味地苦守，他知道自己支持不了多久。因为在他的四周，全是满目的红色叶子：横飞，斜掩，团旋，盘飞！

而每一团红色之后，都是藏着一个可怕的杀机！那样，他将永远没有松弛的机会。一个人的神经，是不可能紧张得太久的，紧张的太久了，必

定会失去弹性，应变也会迟钝下来。

必须找松弛的机会。

所以，他冲天而起！

但立刻有一道红色如他的影子般绕在他身边飞起！散布在他身躯四侧的杀机丝毫未减！

而游冰在飘掠至十丈高空中，极目四望，却仍是一无所获！他所看到的仍无非是一团团在两侧绿林层中涌动着的红色！

而箫声已开始渐渐趋于诡异！游冰开始有些心烦气躁，他暴喝一声，身子陡然在半空中生生偏开数尺，剑刃划过之处，他听到了长剑饮血之“啞啞”声。

受伤的并不是他，但他又未曾看到自己的剑所击中的躯体，这更增添了他心中的烦闷之感！

现在，他多么渴望能与人直接相对，进行一场公平而光明的搏杀！若是连对手的身形都未看见就死了，那未免太可悲了。

一咬牙，他的剑疾然向一团最为浓密的红色袭去，剑气如虹，“噼啪”有声！

剑，并没有走空，游冰已感受到剑在人体内的运行，他知道只有再递进三寸，才能致命，但他并没有乘势将剑递进，而是用力挫腕，人便借力飘然横掠！

掠出二丈，他的双脚又猛踢而出。

这一次，他知道这一脚如踏在一个人的胯骨上，游冰立即借力再次飘飞！

他的身躯如此借力而动，在空中久久不落。人如惊鸿般穿掠，偏偏他的身侧永远有一片红色，如烟如雾地附于他身侧，与他一起作着一次次的不可思议的挪移！

远远望去，便如一团红色的云在空中飘荡，令人叹为观止！

莫入愁的眉头已越锁越紧，他的额头已拧成一个“川”字！

如果不是不放心莫夫人，他早已加入战团，游冰虽然和他主仆相称，

但他们二人的感情早已逾越了主仆关系，已如兄弟一般！

如果要让他舍了夫人去救游冰，不但会使莫夫人遭受不测，而且游冰也不会原谅他这种愚蠢的做法。

现在，他只能等待。等待胜利；或者，失败！

他对游冰的剑法、武功了若指掌。所以，他很少会为游冰担心，而这一次，便是“很少”中的一次。

箫声突然开始出现跳跃性的音符！

然后，便见那朵“红云”开始如爆炸了般四散射开！

空气中立即弥漫开那种甜甜的如铜锈般的气息！莫入愁的心不由揪紧了！

一个人影如断了线的风筝般一头扎下！

将及地面时，才见人影勉力斜翻，强自站定！

那，还算是人吗？

那只是一个血肉模糊的躯体而已！他的脖子已被削了重重一刀，不但皮肉翻卷起来，而且还现出白森森的喉骨！

他的身躯，更是千疮百孔，几乎已没有一块地方是完整的了，挂下来的不仅仅是已破烂不堪的衣衫，还有一条条血淋淋的肉，以及青白色的经络！

如果不是他手中握着的那把剑，莫入愁根本就不能辨认出他就是游冰！

游冰落地时，本是背向莫入愁的。现在，他正努力地要转过身来。

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对于一个已伤得不成人形反像骨架的人来说，并不容易做到。

最终，他仍是没有完成这个动作，便缓缓倒下了，倒下一刻，他拼尽了最后一丝气息，将身子转了一个极小的角度，这才轰然倒下！

倒下时，他的脸是正朝着莫入愁的，莫入愁似乎看到了他的双唇轻轻地龃动了几下。

当然，他在说什么，莫入愁已听不见了，但莫入愁却已读懂了游冰最

后一个眼神，尽管那眼神已因为生命的离去，而开始变得涣散。

他的目光中，满是歉然之色。他为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庄主及庄主夫人而不安。

莫入愁一阵悲怆，已是热泪盈眶！

此时，红色再次消退，地上又多出几具尸体！

莫夫人忽然道：“大哥，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莫入愁不知她为何会突然有此一问，略一思忖，便道：“如何不记得？十年前的今天，不正是你我在洞庭湖上初识之日吗？”

莫夫人道：“不错！那时，你真傻……时间过得也真快，转眼便是十年了。”

听莫夫人突然回忆起从前的事，他不由有了一种不祥之感，赶紧岔开话题，道：“游冰虽然是外姓人，但难得他如此忠诚，我想从此便将他的妹妹认作义妹，也让他在天之灵安宁些，免得总是牵肠挂肚。”

莫夫人道：“其实，你本就已将他们兄妹当作自家兄妹了，再……再说，……我们……”

她的话音突然颤抖起来，时断时续。

莫入愁急忙回头，却见莫夫人已是脸色煞白，头上直冒虚汗！

她痛苦地捧着肚子，显然胎气又动了！

莫入愁大急，他急忙返身蹲下，急切地道：“阿宁，你……你撑得住吗？”

莫夫人很想点一点头，让莫入愁心安些，但巨痛已将她的力气于不知不觉中带走！

她现在是连点头的力气也没有了，只觉得腹部的痛感一阵接一阵地袭来，似乎有一只大手在抓着她的心肺在狠狠地撕绞捏揉！

她的嘴唇已被咬破了，流出殷红的血。

莫入愁霍然起身，朗声道：“我妻子不谙武功，并非武林中人，哪位朋友对我有何忌恨之处，便直接冲我来！五尺之躯，怎可为难一弱女子？不知哪位高人能否应诺下来？”

他的话中，贯入了无上内力，所以声音虽然不响，却中气充沛，传得极远极远。

事实上，他自己都觉得几乎是与虎谋皮，哪有此可能？

却听得一声箫声响过之后，满山红色又开始移走！

最后，莫入愁在山林丛中看到了一个有数丈宽的“不”字！

虽然这已在莫入愁的预料之中，但他看到对手以这种方式来回答时，仍是有一股无名之火腾然而升！

显然，对手是在向他炫耀！

莫入愁实在想不出来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如此可怕的魔头！对方这种诡异的杀人方式，别说是看，就是连听都未听说过。

莫夫人柔声道：“何必做这……这种无谓的努力？你是知道的，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苟……苟活于世？”

她要将这段话说完，该做出多大的努力！

莫入愁忙关切地道：“你莫再说话了，憋着气，也许这样会好受些。刚才是我急糊涂了，才胡言乱语的。”

莫夫人却未听他的，仍喘息着道：“你不用管我，多……多杀二人，便多挣二个，眼……眼前局势，只能……只能如此了。”

莫入愁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强烈的悲怆之感，暗道：“莫非便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吗？”

如果不是莫夫人有孕在身，他完全可以将莫夫人置于马车上，策马回驰，而他自己则奋力掩护，那便有脱身之可能了。

但莫夫人现在又如何经得起颠簸？从他们“清欢山庄”来到此地不过二百里路，他们却已走了好几个时辰！为的就是不使莫夫人受颠簸之累。

现在，他是在盼望着箫声响起了。因为他消耗不起时间，莫夫人的脸色已越来越难看了，煞白得如纸一般！

莫入愁的拳头已握得迸出血来！他觉得这种痛苦的等待几乎已让他渐至疯狂之境了。

当他的手无意中触及自己的腰际，不由心中一动，暗暗自责：“怎么

如此地呆笨？他们不攻我，我不可以主动出击吗？”

他的手所碰到的是几锭碎银。

莫入愁运起内力，碎银便更碎了，而且是沿纵向分割，分成薄薄的银片，便如一把把银光四散的小银刀！

他将它们在手上掂了掂，一共有十三把“小银刀”。

双目疾扫之下，立即有六片银片从他手中划空而出！

银片将空气切割得发出轻锐的尖啸声。

远处一团火红中发出数声惨叫之声。

这惨叫声，大长莫入愁之士气！因为从头到现在，他虽然已看到对手的二十几具尸体，却未听到一声惨叫之声，似乎他们全都不是血肉之躯一般。

又有六道银光从他手中疾射而出！

箫声终于被激起！

莫入愁的嘴角不由挂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红色如潮水般从两侧的丛林中飘泻而来。

莫入愁抱剑归元，岳挺峰峙！

风亦起，落叶飘坠！

这一次，已不仅是红叶，还有黄的、绿的。所有的艳丽之色全搅作一团，以令人炫目的方式，翩飞如乱蝶！

美丽得令人等待着死亡的温柔覆盖。

莫入愁不敢做幅度很大的招式，因为他不愿被人将他与夫人分开！

一剑一步，一剑十步。

每一剑，重若千斤；每一剑，举重若轻。

步步为营，步步毙命。

这样的剑法。

这样的步伐——

如果不是被这诡异的红色弥漫得无法视物，莫入愁相信现在已应是尸首遍地了。